

天下郡國利病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

瓊州府萬州夷獠名曰岐人即隋志所謂玁也有二種遠控黎峒不服王
化者為生岐近傍黎圖稍知羈縻者為熟岐舊志熟岐本南恩藤峒高化
番語皆同昔延征至此迫掠上黎土食其地種落寢蕃自主峒酋頭目分
掌村峒族之生岐性習無異腥穢兇狠高言夷面無姓名但以村為號生
言成童教以弓矢以所擄人口赤剝而繫之樹令其子老弱射之謂之習
射中老父大悅每食以大鉢貯飯男女團聚用匙瓢食之男子著短衫名
為黎桶腰前後兩幅掩不至膝兩腿便露文其臂紋耳以銀環髻堆額前
用牛骨為簪挽之髻以鵝毛婦女亦着黎桶下圍花慢髻垂淚刺涅口腮
為紋茅屋簷垂地開門屋山頭內為水拔居之離地二三尺下養羊豕之
類男女未配者隨意所適天唱黎歌即為姻嫁刺箭結藤為信新牛飲血
為盟木弓竹箭鉄鉄無羽刀柄長尺餘弓箭不釋手雖父子動輒持刃相
加每出剽謂之討州討菜不避風日單行露宿登高履險躍步遠跨其疾

如風生習麓惡類如此說者謂比之禽獸而能言比之庖俎而有翼者是也永樂三年設土官統之波羊弘治中始為寇正德七年按察副使唐璽討之敗績嘉靖以來肆行殺掠至今不靖漢唐余元至國初岐嶺皆自耕與民互市間或潛盜頭匹而已永樂三年設土官統之波羊土官而土舍寢以生并弘治十五年僣蛇賊亂始奴乞群起為寇十七年戰殺督捕指揮公泰正德初督捕指揮王琥禦之勢稍沮七年副使唐璽進官俾剿之以土舍泚機敗績由是賊勢愈熾戰殺百戶李廷傑總小旗軍滿偉祀宗善等二十四人所過村蕩西自巴頂香根加小橫嶺北自嶺脚五鄉南里黎吳數十餘村人亡財盡掠無所得却乃長驅東南陸連王丁橫山亦土隴等村橫行無忌黎民有王走岐王策王祐王那弄王那邁王那極附居街路前此賊出斬牛與之借路投為嚮導王走岐等潛遁消息候賊出入餉以酒食謂之晚存自歸百戶名色人口被掠者托為贖之每口取牛

君于使銀若干塊鋤鉄刀鋤布慢之五類多寡不等皆與賊分贓而還其
人間有軍民奴囚進入堂與通行賊勢益大嘉靖六年刳殺良民楊文啟
等一十餘家七年殺鄉老林鳳鳴焚其尸擄妻子并刳殺佃民二十餘家
八年殺生員蔡國卿尸不獲莖擄民王普良蒲司員等男女數十人遁者
越出高橋富村荔枝山頭放長水等村離城僅七八里刳殺無等自黎福
以來人口被掠者近千餘人田園荒蕪者近千餘畝牛馬看戮者約萬餘
隻錢糧消耗者約萬餘緡而所得富家子女以為奇貨嬰兒老吏輒手亦
之未倉廩舍甘諸烈焰生靈之灾此其極矣

按俚訛為黎散之轉也久矣自生黎聽招歸附以入版籍則熟黎與土
官之所為也其後土官益多生黎未附已竊俚戶以肥已變詐百端反
招生黎為寇人知永樂初潘隆本倡為禍首故瓊臺志遂書隆本後以
無功伏誅稽諸實錄則無有也與其授以知縣職豈若授以副巡檢之

易羈哉也。沒訛為岐，即黎之遷者。定安楊理嘗入發嶺，始知分有二種。生黎之外，五指之中，歷代不化者，為岐。然黎所惧者，岐也。生岐疆界，由瓊抵崖，不過三百餘里。自儋連萬，不過二日餘程。候彼三八月，饑荒分兵四面，開示信義，彼必聽從。乘此開路，可立衙門。岐既從，而黎服矣。惟崖黎最強者，曰羅活。曰抱甯，曰多潤，曰千家。而密通官道，為諸黎門戶者，千家也。成化丁未，征千家村及陵水嶺脚崗之陳那，洋征後，黎人惴慄見軍，即跪而軍欺眇其愚，蹶無故。詔哨守等官，則又凌霍困辱之。何怪其未久復叛也。正德丁卯，千家羅活等村，漫橫兵憲王樞，招撫餽賞其惡，愈肆。及崑山王偉至，詢知其非調，儋昌崖官軍黎兵，鵬剿千家村，不費斗粟，不遺寸鐵。數日，即歸。隨諭旁峒，逃入界者，擒斬解報。群黎莫敢違令，賊死既多，乃下令撫定之。自是崖之封內，牛畜被野盜賊絕跡。此崖民所以報德立祠者也。弘治十六年，瓊山主事韓俊奏言，平去

土舍峒首主州縣也所量撥在外軍民雜處在中防引關開五指山十字道諸徧主更甲葉持弓矢嘉靖十九年工部郎中吳會期浚言之黎居民民五之一宜於兵威削平之際開通十字大路于其間大約以道里計之自府治至于崖州千里而近自崖州至於萬州六百里而遠此四至徑一之大凡也細數之自府治至于沙灣三百里而遠自崖州至于羅合三百里而近俱為坦途矣度其中未開通處不過二百里耳大集官軍屬武官領之民兵屬有司領之土兵屬鄉保長領之通力合作相其熟壑易其險阻假以數月而變崖之路可由黎峒中行矣儋萬視此其工則又殺焉四路交達度中建城量地置堡紀堡立屯貯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矣二十八年督府都御史歐陽必進奏剿崖州昌化感恩地方吏科給事中鄭廷鵠上言變自開郡以來迄今蓋千六百餘年無歲不遭黎賊之害恐未有如今日之慘者也蓋其盤山踞峒其中之

州縣反為之外悍是彼無外寇也食飽棄餘狼悍承突至虔劉我人民
玩臨我官軍是我有內憂也其地彼高而我下彼膏腴而我鹹鹵其勢
彼衆而我散彼無外寇而我內憂則州縣之兵羅于奔命何日而有
息肩安枕之地哉臣生長地方竊嘗訪之故老得之征人聞其出戰之
時人挾數矢以一當百無不應弦而倒者矢盡力窮遂竄身荆棘中數
奔為伏故我軍至有臨險歎歎而止爾故前日倡亂不過止強石訟諸
賊其勢尚孤今連昌化感恩之寇其黨日熾若進兵非調狼目募打手
加立數萬人不可臣聞成功在勇圖機在謀克捷雖難經畧為上臣嘗
考今昔判除黎患者見二大舉焉元至元年卯黎叛十月渡師又明年
七月深入黎巢盡空又明年春刻石五指黎娶山而還中間雖二經變
故而謀不乱卒以成功可謂捷矣但元夷俗悍則棄之猶能奏置屯田
有主定安會同二縣至今衣冠文物稱為名邑此以知其可經畧也又

前嘉靖十九年黎叛後軍陷沒請兵討之明年大渡師徙十二月直破
其巢崖州諸峒無廢不至未嘗不大捷也但班師太早漏網數多誠有
如前奏各官所言者當時賊者見賊巢德霞平荷可耕可守擬建州縣
招集新民以絕異日之患然一時失議遂爾毀成故黎賊一聞兵出相
率歸巢兵散於前賊聚於後謂官軍能捷而不能守故也故其不為今
日再舉之害其可得乎此以知其不經畧之害也故臣不慮成功之不
早惟慮圖換之未周不慮克捷之無日惟慮經畧之無術何也琅臂徒
張其扶有限檄封雖密其險可夷徒以激於有司殺人無數遂以肆行
無忌爾今文武之臣戮力同心一旦大軍臨之勢如破竹但願先事要
在圖換後事要在經畧深以前車為戒始不貽後日之悔也何謂換圖
三事崖黎地方大勢南出崖州西出感恩西北出昌化北抵凡陽黎岐
東通即溫嶺脚二峒然二峒實萬州陵水之衝地形外險內實坦夷賊

若放攻甚急其合二洞以擾我陵水不矣為計當先分奇兵由陵水以
攻二洞彼二洞之賊自救不暇然後大兵直擣崖賊巢穴使其黨渙於
東勢分於西莫知端倪自相疑貳而風霆之下悉可擒也此其所當圖
機者一也前奏又云元惡耶燕等已入凡陽構集岐賊此或有之但恐
其所構集或即即溫嶺脚之賊也蓋此賊十九年陷我軍不數日羅活
賊黨即傳箭崖州徵納百牛抱宥賊黨即傳箭元所屯亦然其與之構
禍通謀久矣此賊嫁禍黎岐以多方誤我戎散言搖惑以堅黎岐助逆
之心皆未可知此其所當圖機者二也黎賊原無奸細其消息動靜出
於所轄土舍故百年之禍皆土舍釀成之黎將附籍州縣百計沮撓有
司或失黎心多方煽惑既成禍變又走泄軍機若使嚮導我軍遂道迂
迴險阻以致陷沒如成化時之王道乾前歲之符文龍是也防杜之術
不可不謹又黃軍輿制所貴不擾而首功之數不可預定此則用兵之

事所當圖拯者三七何謂經畧三事一曰一勞永逸之計夫瓊人與此
賊共此土也數年一反數年一征雖往々克捷所傷多矣天地之心並
生育豈若則以絛籠置之莊獄易介鱗而為衣冠是誠有望于今神武
之化也賊賊之後願招集新民定以約束因其勢而利導之多興學宮
禁挾弓矢使不得復為狼豕之態則克骨之世尚沒有黎哉尚沒有反
且征者哉若徒得而棄之不復經畧如前歲所為反滋今日之禍則興
矣動衆終無寧時真大鑒也二曰破方啟土之功臣按崖州與地本自
數百里也故西一百五十里有隋延德縣址東南一百三十里有唐臨
川縣址東五十里有唐落屯縣址西一百里有漢樂羅縣址感恩東北
七十里宋鎮州址原附郭有鎮寧縣址今俱在賊中所當恢復者也
况又有德震之膏腴千家羅活之饒足招集之後願建州縣曰以屯田
且耕且守務虛其居而東南其畝又由羅活磨斬開路以達安定由德

霞沿溪水而下達于昌化道竅四達屋廬相望井里既定豈不為國
家增拓輿地哉三曰久任責成之道漢建武十七年馬援既平嶺南所
至即置城郭興水利條建封漢諸縣又申明漢律傳為馬將軍故事至
二十年秋始還青綬定之術乎頓棄之餘威震懾山谷建叅將府于德
霞縣總列縣亦如馬援故事治城郭興水利條奏便宜事務以鎮安人
心其新附之民尚有吳志者設法遷徙之或于海北地方屯田或于附
近衛所入伍如漢徙潯山蠻七千餘口於江夏以永絕禍本徐求仁明
之長慈惠之師奏否久任以終其事其度幾乎擾入萬世瞻仰在此一
舉臣待罪諫垣以言為職知而不言罪也况切臣鄉土聞見且真言而
不詳亦罪也故敢干冒天威伏聖勅下兵部再加詳議此皆撫綏
者之所當深長思也故詳錄之然黎峒中盤州邑外列民雜蠻獠之異
夷分生熟之殊其情狀當咨訪而周知也熟黎洪武初年歸附報籍在

西諸臨高等界則卿音與廣西藤梧等處相同東諸瓊澄等界則卿音與福建漳泉等相同東西二路惟樂會澄邁之黎熟者多與瓊山定安之黎為易名爾凡自祖躬耕省地為良民但因住近黎山諳曉黎俗者則納糧常差或深居黎村耕作省地與黎田交雜半在羈縻急難呼喚者則納糧不當差永樂初用監生潘隆本奏言命梧州府通判劉銘除來本府撫黎尋陞知府石色專一撫黎因是謀分府權奏將周圍三千里內近山都團版籍糧差者年累代各省泛征不歸著土耕田通名為熟黎者悉與所屬管黎官作眼招撫生黎為由就據以為本管而土人借知縣、丞等職者自比雲南廣西稱為土官永樂十年造冊收入熟黎未報丁口報作新招歸附黎戶名為梗化者亦納糧不當差暗分州縣人民主作二萬餘戶四萬九千餘石口以致躲差奸民投作梗化此非舊制也宣德正統以來革去撫黎知府等官而管黎知縣等官于孫

不得世襲弗奉勘合熟黎歸屬有司革官子孫毋得占管仍田州縣當差
弘治十七年又撥作梗化其中多有耻者亦無有知之徒樂為梗化得
免差徭其濠州屬黎雖與生黎無異然其間一半願為良民一半樂為
梗化遂致謀害相殺則致攻州陷縣大征之殺誤及方面可為永鑒也
熟黎以袁則生黎岐人也散處鵲鳴啼居林思河羅活等三十六峒藍
標五指黎娶崇山之中不時出沒剽掠附近村分實為腹心之疾初以
熟黎為藩籬有土舍峒首以管束之事久玩愒反以黎岐為利如弘治
年間符南蛇作耗損失官軍糜費錢糧鉅萬自後近黎州縣節被搶掠
而萬州特甚有被害民蕭傑王璽等 奏行查勘屢年未見完報臣常
詢有識士夫及老成涉歷之人皆謂其地南北約七百餘里東西四百
餘里初生黎服招者永樂四年赴 京相見蒙賞仍 勅各黎首歸
尚安生樂業時招主見 勅諭全不露己乃誑生黎歸取 勅書各家

狀蓄以為己物目而竊柄今卑官于孫叔藏者必須追出給還其家則
生黎不致土舍生事侵擾得安其生矣熙臨高僭昌萬陵之黎倚山為
勢各據強弱互相欺凌崖感之黎尤散相角敵至于讐殺比之皆然則
黎性之常細扣其由其間有父子繼世結怨報讐者有公孫相傳被陷
未伸者有俟隙乘機取利者有應該王峒而弟姪侵奪者有所主軟弱
而致欺凌者有所主剝削而激讐害者雖有守隘官軍彼云報讐莫敢
誰何以此禍延省界歲無一寧皆因統者不令故也土舍能撫遐邇以
為本等身役在有司決不可以土地人民輕易借與以長亂階此固
祖宗成法不容變亂者也土舍之先僭名土官實與西廣雲貴羈縻者
事体不同矧洪武舊制革去元弊土酋主郡如陳乾富猶降校遠郡通
判兵屯于孫盡復民役或為峒首僅授副巡檢州縣得以制之今之土
舍峒首豈敢復如昔日土官之僭與有司分庭抗禮哉然賸貨者反倚

之以幹囊篋則乘稅塚禍自此始矣正統年間華官子孫如臨高王紹祖因襲不得乃假官坐縣立萬人屯截路禁行設謀不執李愈事計至杖死儋州劉秀致殺田表水西等村巡撫韓雍賁榜開諭以故鄉同知王佐著珠崖錄序在柳土舍凌僭之土舍峒首構成甘南蛇之禍可不決去之哉成化年間感恩土舍妻鑑賄縣知縣羅鉉私得近黎民人符進祿等三十六村撥與管用因而故為烏言裸体到處劫掠鄉村受害凌蒙兵備副使涂公撥回村峒征除強梗前弊始除積今數十年來貪橫之心非獨華官子孫事起奸刀見土舍間有衰弱竊據數黎遂自立踞角畝有本峒首今乘威欺壓而爭雄長者有本故隸今背主自立而稱峒首者或黎首附藉州縣而所主積恨異己者以此互相侵奪或引誘出沒使其罪坐所主或在道讐殺俾其利致害收邊患由斯釀大非獨一藩而已皆因此革乘稅塚禍侵澳黎利之故也必行查其自

祖迄今所招而造冊以審之行查上舍峒首伊文祖所招黎人村峒至
今有服管者若干背約不服者若干其人地方抵於何人交界其村峒
原係情願祇籍糧差熟黎某村峒原係服管無役生黎某村峒原係歷
代不向化黎岐各令時常帶率出官如有冤枉許其訴理若有濶包霸
占他人村峒在內者從今各要自首改正待其有功通道路以換魚鹽
而減量以冠帶給之近時探有陽春峒其峒在五指下東南為邵中黎
居以千計自不為惡南有浦他香根竹茂竹擁暗條反黎西南有萬家
羅活磨岸磨恩等村東有思河等峒東南有縱橫斬允等峒北去定安
東南出萬州陵水西北至德州程俱六日惟西至昌化中阻大溪頭得
筏乃濟聞之始通之人入自思河僅六日前半路頗崎嶇渡愈入愈衍
岐黎款奉情極卑謹其旁呼為百姓峒者乃天順間邵賊餘黨潛住生
息甚繁語暗束諸此岐猶勤耕作由此觀之則無險阻可知矣必須翻